

蓝

★

辣

★

子

★

从



河北教育出版社

法国卷

第二性

张容选编

第二性

(法国卷)

张容选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责任编辑：尹世民

封面设计：宁成春

《蓝袜子》丛书编委会

总策划 陶 洁 钱满素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子平 宁 瑛 申慧辉 孙美玲

孙桂荣 李 琛 吴正仪 劳 人

张 容 张瑞安 段若川 陶 洁

高慧勤 钱满素 黄 梅 蒋承俊

蓝袜子丛书

第二性

张 容 选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21.25印张 475千字 1995年7月第1版

199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24.80元

ISBN 7-5434-2420-7/I·215

前言

张容

法国女性曾被视为“无冕之女王”，因为在法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女王（英国有过辉煌的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奥地利出现过玛丽·泰雷兹女王，俄国拥有过闻名于世的叶卡特琳娜二世），只有辅佐幼皇摄政的母后，如著名的卡特琳·德·美第齐（1519—1589），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曾对法国人产生巨大影响。但是，在被称为“女性的时代”的十七八世纪，集中了欧洲各地的艺术家、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沙龙风靡巴黎，主持沙龙的均为身分高贵、气质典雅的女性，是她们创造了这个女性的时代，她们是当之无愧的无冕女王。

“法兰西”（La France）是一个阴性名词。法国是一个以尊重女性自诩的国度，但回顾整个法国妇女的历史，女性显然是受男性的统治，但同时又受到爱护，并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法国妇女的历史就是在这两种矛盾的交替中展开的，延伸的。

法国文化起源的标志之一，是一尊小小的象牙雕头像，这是在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布拉圣普发现的奥里亚克时代（即古希腊的四年纪时代）的文物，

这个大约只有四公分的小小头像刻画的是一位天真烂漫的少女，她有着长长的秀发，纤细的脖颈和樱桃小口，令法国人不无自豪地说：“我们法国的女性从史前时代就是这样小巧玲珑，天真可爱。”直到今天，每当人们提到法国，仍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个讲究时髦服装和美容的国家，是一个女性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国度。从历史的角度看，法国的女性的确与整个民族的兴衰、文化的发展、风俗习惯的形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世纪圣女贞德的故事在法国家喻户晓，是历史上的奇篇。圣女贞德是法英百年战争末期出现的一个才智非凡的少女。根据传说，她生于法国东北部东雷米村，曾按照上帝旨意会见法国当时的皇太子（后来的查理七世），劝其奋战到底，从而使法军将英军赶出了法国，皇太子也登上宝座，贞德虽获得贵族称号，但却在战乱中被勃艮第党人所俘并卖给英国，后来以“女巫”罪名在卢昂处以火刑。圣女贞德是令法国人骄傲的传奇女性、民族女英雄，她的形象在不少文学作品中出现过。在中世纪，法国妇女受到男性本位的思维方式和体制的束缚，平民妇女多从事家务，贵族妇女享受着行吟诗人的赞颂和骑士的爱慕，当时宫廷流行的爱情观念是典雅爱情，即骑士对那些身分高贵、金发貌美、举止优雅的已婚贵妇的爱慕、献身和屈从，女子有决定爱情的权利，骑士为博得贵妇人的垂爱，历尽艰险。这种骑士之爱被恩格斯称作“第一个出现在历史上的性爱形式”。^①中世纪的骑士文学就是以讴歌骑士之爱为主，反映出一种为爱甘愿出生入死的骑士精神。在文艺复兴时代，弗朗索瓦一世从意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6页。

大利抢来大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和书籍，促进了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他还邀请许多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和艺术家来法国，他的姐姐玛格丽特·德·纳瓦尔的宫廷成为受迫害的人文主义者和加尔文教徒的避难所。玛格丽特是当时法国宫廷生活的核心人物，她长于舞文弄墨，以写作《七日谈》而著称于世，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辉煌的“女性时代”，沙龙成风，几乎整个法国的上流社会人士和文学家艺术家都做过这些贵妇人主持的沙龙的座上客，他们在“女王”的主持和招待下谈论政治，或对文学和音乐作品进行鉴赏和评价。沙龙之风以朗布耶侯爵夫人于1610年在私宅“蓝屋”举办的沙龙为始，贵族妇女在沙龙生活中出头露面，形成中心，像“女王”一样思考问题，招待客人，因此有“无冕之女王”之称。举办沙龙的风气一直持续到大革命以后，这种贵族沙龙文化产生了贵族沙龙文学，反映贵族空虚的精神生活和艳情故事，流行绮丽纤细的文风，语言矫揉造作，达到难以形容的可笑程度。17世纪书信体散文家塞维涅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 1626—1696）也是名门望族之女，也曾主持过沙龙，她的代表作《书简集》反映的正是贵族生活。以写《克莱芙王妃》而著称的德·拉法耶特夫人出身贵族，同宫廷关系密切，她主持的沙龙成为社会名流的聚会地点。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斯达尔夫人出身显赫的名门之家，她母亲主持的沙龙是闻名全欧的沙龙，她在政治见解、文化修养上受到良好熏陶。而后她自己主持的沙龙成为巴黎社交生活的一个中心，她则是当时沙龙生活中最卓绝的人物，以机敏的应对和才华横溢的谈吐著称。她的沙龙成为自由主义贵族、政界温和派人物活动的中心，后来由于她与拿破仑的矛盾甚至变成了反拿破仑舆论的

制造所。

大革命以后，法国于1791年发表了《女权宣言》，但并没有解决妇女解放问题，拿破仑的统治彻底剥夺了妻子的权利，《拿破仑法典》以保护女性的名义使妻子成为无行为能力者，在夫妇之间确立了夫权统治。与英国和德国信仰新教相反，法国信仰天主教，没有离婚的自由。《拿破仑法典》中对女性的歧视到20世纪后才逐步得到纠正，女性的地位逐步得到真正的提高。1938年法律承认了妻子有独立的人格和行为能力，1945年法国妇女获得选举权，表明妇女的政治地位在提高。1965年妻子的财产权也得到了承认。但直到今天，法国仍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现象，如对待与人通奸的丈夫或妻子，丈夫可以杀死与人通奸的妻子或奸夫，但是妻子若杀死与人通奸的丈夫却要以杀人罪论处。不过，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20世纪形成了强有力的女权运动，出现了不少激进的女权主义者，20世纪早期的女权主义主要以政治斗争为主体，争取为妇女赢得基本权利和使她们获得男人已有的完整主体，这种斗争延伸到法律、教育、文化、生产等各领域，是妇女争取平等权力而进行的斗争。随着女权主义的日趋成熟、日渐深入，60年代末的妇女解放运动导致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这里我们用的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而不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而从外文角度来说，“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是同一个词（féminisme）。中文译法的区别可以做点解释，“女权主义”更偏重指妇女解放运动，政治性较强，为争取妇女的“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女性主义”更偏重研究性别，文学性较强，是对西方文化传统的实践的重新审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使传统的性别角色定型观念受到冲击。

整个法国女性文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以上我们追溯的法国妇女的历史。谈到女性文学，我想应该首先明确一下什么是女性文学 (La littérature féminine)。女性文学是由妇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组成，这是个庞大的群体，创作题材也丰富多样，形成了女性文学传统。法国女性文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骑士文学，在南方抒情诗人中有一位才华卓越的女诗人德·迪伯爵夫人 (La Comtesse de Die)，她以写情歌为主，歌颂典雅爱情。另一位12世纪的女诗人法兰西的玛丽 (Marie de France) 也以写骑士爱情故事著称，采用的是精悍的短篇故事诗形式。在十四、十五世纪之交出现的克里斯蒂娜·德·皮桑 (Christine de Pizan) 被看作是欧洲第一位学识渊博的女作家，她通晓文史，才智出众，作品的主题多以妇女问题为主，大声为妇女疾呼，所以她也被视为法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

16世纪的妇女文学在小说领域是弗朗索瓦一世的姐姐玛格丽特·德·纳瓦尔独领风骚。她的《七日谈》从内容到形式均仿照薄伽丘的《十日谈》，共有七十二篇短篇，主要描写宫廷贵族的生活内幕和贵族男女的爱情故事。诗歌领域以路易丝·拉贝为代表，她的诗以爱情为主题，充满贵族情调，大胆表露内心。她属于贵族诗人集团“里昂派”，这一派在16世纪上半叶在上层阶级文化领域占统治地位。17世纪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首推德·拉法耶特夫人的《克莱芙王妃》，作品以细致的心理描写刻画了一个“不可企及的德行的楷模”，即克莱芙王妃。另一个著名女作家是书信体散文家塞维涅夫人，她的《书简集》是书信文学中的代表作。18世纪的妇女虽然在沙龙里表现超群，被称作“无冕女王”，但在文学领域却无多大建树，18世纪的启蒙文学几乎是男人的天下。唯一载入文学史的是让丽丝夫人

(Mme de Genlis), 她从小才华出众, 一生极富传奇, 是活跃在奥尔良大公的宫廷和沙龙的杰出人物, 曾是奥尔良查尔特大公的情妇, 做过大公的儿子(后来的国王)的教师, 同时参与政治活动。文学创作颇丰, 计有一百三十卷之多, 以论教育为主, 成就最高的是戏剧作品。

19世纪有两位最杰出的女作家, 第一位是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作家斯达尔夫人, 第二位便是感情丰富热烈的乔治·桑。斯达尔夫人是社交界明星, 又极愿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扮演角色, 表现自己的欲望极强, 同时追求不受任何束缚的资产阶级个性, 思想和言论非常自由化, 追求妇女的自由。她的小说创作多以女性命运为主题, 揭露婚姻制度的弊端, 塑造独立的新女性形象。她同时又是出色的思想家和文艺理论批评家, 以从社会环境考察文学著称, 主要考察文学与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乔治·桑这位在法国文学史上光彩夺目的女性在其个人感情生活中也是一个妇女解放的典型, 她的不幸婚姻使她深深触到资产阶级婚姻制度对妇女极不公平, 她经过漫长而艰苦的努力才取得独立, 于是开始充分放任被压抑的性格和热情, 浪漫史不断, 而且多与那时的艺术家发生感情纠葛, 对她的创作和思想影响很大。她的早期小说多数是爱情悲剧, 她从作为妇女的切身感受发出要求女性自由的呼号, 但小说中对理想男性的刻画则暴露了她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解放只具有一种狭隘而浅薄的理解和乌托邦式的天真。19世纪另一位杰出女性是女诗人玛尔塞丽·戴波德-华勒莫, 她属于浪漫主义文学行列, 是一位敏感、充满激情的诗人, 生活对她很残酷: 爱情给她带来心灵创伤, 生活艰辛, 先后失去四个孩子, 但她在诗歌创作中寻找安慰, 她的诗是真情实感的流露, 是情感自然的喷发, 而且极富韵律感。

20世纪的法国女性文学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繁荣局面，涌现出更多的女作家，创作题材也大大拓宽，这与20世纪的妇女状况的改变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在20世纪初期，妇女作家仍是寥若星辰，各项文学奖的得主没有女性作家。最引人注目的女作家当属高莱特，她是法国文学史上不多的杰出妇女精英之一，她的一生也极富传奇色彩，颇有争议；她的一生象征着一个妇女从屈服不幸婚姻走向自由、从男性至上观念到妇女解放论和女权主义的生活历程和心路历程。她的小说大多具有自传色彩，是她传奇的一生和感情经历的真实写照。1944年她作为第一位女性被选入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会，显示出男性统治的文化机构开始接纳女性作家的现实。20世纪早期的女作家还有小说家玛格丽特·奥杜 (Marguerite Audoux, 1863—1937)、让娜·加尔齐 (Jeanne Galzy)、热尔曼娜·博蒙 (Germaine Beaumont, 1890—?)、玛丽·莫隆 (Marie Mauron, 1896—?)、路易丝·韦斯 (Louise Weiss)、路易丝·德·维尔莫兰 (Louise de Vil-morin 1902—?)、女诗人安娜·德·诺阿伊、玛丽·诺埃尔、莉丝·德阿尔姆 (Lise Deharne)。奥杜的成名作《玛丽-克莱尔》 (Marie-Claire, 1910) 叙述她个人的生活经历，获妇女文学奖。加尔齐发表过许多反映妇女生活状况的小说，其中《死去的女人们》 (les Allongées, 1923) 获妇女文学奖。博蒙受英国小说家影响，多写怪异环境中的孤寂命运，曾于1949年获文学家协会大奖。莫隆被称作“普罗旺斯的高莱特”，作品充满浓郁的地方色彩。韦斯作为新闻记者参加过妇女运动，战时领导过地下党报纸《新共和国报》，作品有小说和回忆录。维尔莫兰的作品以简短而颇为奇特的爱情故事为主，文笔优美，风格欢快。以上这些小说家属二、三流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高。从20

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了不少妇女文学精英和创作群体，妇女文学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繁荣景象。娜塔丽·萨罗特(Nathalie Sarraute, 1902—)、玛格丽特·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 1903—1987)、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4)、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 1914—)、弗朗索瓦丝·萨冈(Françoise Sagan, 1935—)都是20世纪一流的女作家，代表着妇女文学在20世纪的最高成就。萨罗特是法国新小说派的中坚人物，她的论文集《怀疑的时代》被认为是新小说的理论宣言，她的小说摒弃了人物和情节作为小说主体，而用大量的对话和“潜对话”来表现人的意识的“地下活动”。尤瑟纳尔是被具有三百四十五年历史的法兰西学士院破天荒第一遭接纳的女院士，她的代表作《亚德里安回忆录》(Mémoires d'Hadrien, 1951)通过罗马帝国皇帝的反省与回忆表达作者对人类文明的命运思考，表达了西方知识分子面对动荡不安的现实感到的不安与忧虑。波伏瓦被法国总统誉为“法国和全世界最杰出的女作家”，她是存在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她的女权主义论著《第二性》(1949)使她的影响从文学界扩展到思想界，成为世界女权主义的先锋理论家。她的小说有以宣传存在主义哲理为主的，也有写妇女题材的，如《华丽的意象》(1966)、《被遗弃的女人》(1967)。随着“五月风暴”后新女权运动的兴起，波伏瓦在早先《第二性》基础上，进一步思索妇女解放问题，提出许多新的见解，收入访谈录及演讲中，并加入了妇女解放组织，成为西方世界女权运动的领袖人物。杜拉斯是当代著名女作家，作品敢于创新，大胆探索，早期的新现实主义作品非常出色。萨冈是多产的时髦女作家，作品拥有大量读者，写作主题虽然多是畸形的爱情之类，但风格洗练，心

理描写细腻，语言风格辛辣锐利，不事藻饰。

六七十年代法国文坛活跃着一批女作家，她们以描写妇女生活为主，为妇女独立呐喊，作品风格仍是古典主义的，文笔优美。其中的佼佼者 是维奥莱特·勒迪克 (Violette Leduc, 1913—1972)、贝阿特丽丝·贝克 (Béatrice Beck, 1914—)、克里斯蒂亚娜·罗什福尔 (Christiane Rochefort, 1917—)、热纳维埃芙·热纳里 (Geneviève Gennari, 1920—)、克里斯蒂娜·德·里瓦尔 (Christine de Rivoyre, 1921—)、西蒙娜·雅克马尔 (Simone Jacquemard, 1922—)、弗朗索瓦兹·玛莱-若丽 (Françoise Mallet-Joris, 1930—)。勒迪克的代表作是《私生女》(La Bâtarde, 1964)，小说袒露了她内心无法排遣的苦恼，大胆披露隐私，讲述她的爱情创伤和同性恋痛苦，表现了作者的非凡才华。贝克的《莱昂·莫兰教士》(Léon Morin Prêtre, 1952) 曾获龚古尔奖。小说描写一个外省少女对一个教士的爱情，描写非常细致，极富人情味。罗什福尔以大胆的写实主义手法创作了《战士的休息》(Le Repos du guerrier, 1958)，通过极其精确的猥亵细节讲述了一个姑娘狂热爱上酒鬼的故事，获得极大成功。1982年她发表《如果你去女人那里》，对尼采的名言“如果你去女人那里，请拿上你的鞭子”进行反击，她是当时女权运动的杰出代表。热纳里最优秀的作品《一个女资产者的日记》(Journal d'une bourgeoise) 抒发了一个妇女对自己命运、思想感情的看法；她的《妇女考》(Dossier de la femme, 1965) 是一部研究女性的著作，内容很丰富。里瓦尔的成名作《苏丹们》(Les Sultans, 1964) 以幽默的语调通过一位自食其力的巴黎妇女的爱情悲剧揭示了当代妇女争取独立的艰难。雅克马尔的小说异常优美，语言精美、确切，非常吸引人，

堪称法国妇女文学佳作。玛莱-若丽的处女作《不发愿修女的壁垒》(Le Rempart des béguines, 1951)以古典风格的语言描写了一个十六岁少女与她父亲的情妇之间的同性恋,获得成功;另一部作品《天国》获妇女文学奖;《纸房子》则表达她作为家庭主妇和作家的苦恼和矛盾。

“五月风暴”后,女权运动出现了新动向,开始由要求与男人平等的呐喊转向对自身价值的肯定,这种向内转趋势表现在文学上就是由妇女小说转向“女性文体”。70年代的女作家试图寻求一种(或多种)“女性文体”,把深化了的女权运动的主张融进新的写作概念。而与“女性文体”同步,而且难分彼此的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以妇女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要颠覆男性批评权威,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传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也分为几个阶段。最初以研究文学中所表现的各种女性形象为主,这些形象主要有作为社会角色的女性形象、作为玩偶的女性形象、浪漫的少女形象和魔鬼般的恶妇形象。在男性化的文化背景中,任何评价均以男性形象为模特,文化是男性的这一事实一直影响着读者。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认为文学所表现的女性观和女性形象是极其脱离女性实际的拙劣描写,严厉指出了以往的文学作品对女性形象的粗制滥造和空洞无物的表现,从而提高了广大读者的辨别能力和认识能力。试图讲授文学也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目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们评价文学对女性人生的贡献,探索被男作家所歪曲的女性的价值。女性的悲剧重演的原因是由于认识与受约束的行动之间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能够思考却无法行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致力于把对男性本位文化的不满转化为创造女性文化的力量,而创造女性文化的第一步是重新发现

和研究女作家的作品，用女性美学建立女性文学传统。研究女作家的作品，必须抛弃男性在文化上为“创造力”所下的定义，男性文化过分强调女艺术家与其作品的关系，这是错误的，因为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并不是通过文学上的性别转换才创造出来的。随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深入发展，女性主义者开始对语言产生质疑，认为语言也深深烙有性别歧视的痕迹。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受到后结构主义和心理分析学的影响，开始解构西方哲学和文学的话语，认为所有的父权制——包括语言——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女人在父权制中是缺席的，而贯穿父权制的二元对立思维也是等级制的，暗示着男女对立，而男性（太阳、日、文化）总是主动者，女性（月亮、夜、自然）总是被动者。西克苏曾言：“女人不是被动和否定，便是不存在。”另一位女性主义者玛丽·卡尔蒂娜尔在她的论著《妇女的事业》中写道：“目前，所有的词都有两个意义，两个性别，根据这些词是由男人还是由女人运用来决定。当一个女人写‘桌子’一词时，人们把这个桌子看作是被用的，被擦洗的，有用的，打了蜡的，摆满花的或布满灰尘的桌子。如果一个男人写‘桌子’这个词时，人们把这个桌子解释为用木头或别的材料做成的桌子，是手工业者或工人的产品，是劳动的成果，是坐着吃饭或谈话的地方。这个简单的词在一个男人的笔下和在一个女人的笔下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面对带有性别的语言，女性主义批评家提倡“女性写作”（*écriture féminine*），努力摆脱菲勒斯中心语言。西克苏认为女性文体必然是一种身体写作：“我不是从‘写作’‘开始’的：我不写。生活用我的身体造就文本。我就已经是文本。历史、爱情、暴力、时间、工作、欲望把文本记入了我的身体……”她强调身体语言是女性文体的基础，女性写作

就是要拆解写作中的男性成分，让女性身体发言。另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露丝·依利格瑞也主张一种“妇女写作”（*écriture de la femme*），就是在接受有性别歧视的语言的同时，对语言进行改造，变被动为主动，游戏本文，保持区别于男性范畴的某种独立性。女性文体的实践者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主要有埃莱娜·西克苏（Hélène Cixous）、玛丽·卡尔蒂娜尔（Marie Cardinal, 1929—）、莫尼克·威第格（Monique Wittig）、安娜·勒克莱尔（Annie Leclerc）、桑达尔·查瓦芙（Chantal Chawaf）、安妮·艾尔诺（Annie Ernaux）、让娜·伊芙拉（Jeanne Hyvrard）、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朱莉亚·克里斯多娃（Julia Kristeva）、米歇丽·蒙特雷（Michèle Montrelay）。

纵观法国妇女文学的历史，我们看到20世纪以前（甚至20世纪初）的女作家少得可怜，难以撑起一片天地，但这少数几位进入文学史的女性都堪称精英，在才智上都出类拔萃。她们是从个体意义上说的得到解放的女性，她们的生活经历中也曾有过不幸的婚姻，受男性世界压迫的历史，但她们挣脱了，使自己获得自由，在文学天地里自由驰骋。应该说文学为妇女的自身价值肯定、自身的解放提供了一片晴朗的蓝天。20世纪的妇女作家队伍大大壮大，声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形成不可忽视的潮流。妇女文学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小说领域，在诗歌、戏剧、文学理论方面相对薄弱。女性作家主要致力于以个性的探索，不断苦心求索真实的自我和表现自我的方法，认识自己内在经验的意义。现实主义的、创作与自传相混杂或纯自传性的兼收并蓄是女性文学的重要特征。女性充分利用写作这个唯一可以利用的手段以惊人的才华描写了自己内在的矛盾和内心。

的悲剧，女性的精神世界由此得到展现。

我们的集子选题的宗旨是妇女文学中反映妇女命运、突出女性意识的作品，当然无法反映出整个妇女文学的面貌，有些优秀女作家没有以写妇女题材为主，也就未能入选，如尤瑟纳尔。但是我们尽量使各个时期的女性作品都有所反映，从中可以窥见女性意识的变化和发展。首先入选的是被称作“法国第一位女权主义者”的克里斯蒂娜·德·皮桑，这位中世纪的杰出知识女性在她为女性呐喊、正名的《贵妇之城》里，热情歌颂历代妇女的美德与贡献，以反驳历史上和现实中对妇女的歧视和污蔑。她是第一位用笔思考妇女问题的女作家，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家对她推崇备至，并向传统文学批评中对她的带偏见的定论发起强烈挑战。路易丝·拉贝是法国早期最出色的女诗人，我们可以从入选的诗篇中看到她浓烈、缠绵的爱情诗风格。拉法耶特夫人的《克莱芙王妃》是法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优秀的爱情心理小说，细腻描写那个时代的贵族妇女在宫廷的道德规范与荣誉观念的制约下，在自身的责任感和人际关系规范的约束下努力以道德、理智克制个人感情的痛苦心路历程，反映她们内心深处的矛盾斗争与缠绵悱恻之情。

斯达尔夫人的《苔尔芬》是部情节曲折、充满浪漫情调与感伤色彩的爱情小说，小说的中心主题就是妇女为了追求解放和幸福而与社会传统和公众舆论发生的冲突，批判矛头直指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斯达尔夫人在小说中大声疾呼离婚自由，而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不允许离婚。她的呐喊是超前的，是女性解放与追求幸福的先声。而女主人公苔尔芬的悲剧命运有着社会、宗教、政治以及女性自身的妥协等诸多原因，这样，小说的含意也就广泛得多了。玛尔赛丽·戴波德-华勒莫是浪漫主义文学

中唯一的女诗人，她的诗也是言为心声的代表。浪漫主义女作家乔治·桑的《印第安娜》是她的自传体小说，反映了资产阶级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妇女问题：没有爱情的婚姻和以门第、金钱为转移的婚姻都是加在妇女身上的桎梏。乔治·桑通过小说为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鸣不平，呼吁爱情自由和男女平等，歌颂真挚纯洁的爱情。20世纪初唯一的一流女作家高莱特也是从自身的经历吸取创作灵感，从玩偶式家庭主妇走向自由不羁的职业妇女的传奇经历使她对女人的生命价值具有一种与旁人不同的深一层的理解，她写在感情上受愚弄的女性，写在人生中奋斗搏击的女性，写女性对男性至上主义的报复心理，写对女性精神胜利的追求，以证明女性真正的价值和优越。她的创作很丰富，但国内译介很少，所以我们选了她的后期作品《纯洁与污浊》完整地奉献给读者。这部小说发表于1932年，她已经开始步入老年，作品也不再是自己生活的写照，而更多的是思考、议论与感慨。叙述者采用一种与人物保持距离的叙述方式讲述各种人物的性格、命运，夹叙夹议，没有明确的情节，跳跃性大，读者随着叙述者纷飞的思绪走，不过叙述者论述的问题多与女人、性爱、同性恋、欢愉、爱情有关，纯洁与污浊似乎是截然对立的，纯洁难以企及；但又仿佛是水乳交融的，分不清彼此，肉体的欢愉与柏拉图式的爱情很难用纯洁与污浊来界定，对同性恋也如此。从高莱特的这部小说我们已经看出与19世纪女作家的不同，对妇女问题的看法更深了一层，更具有现代意义。安娜·德·诺阿伊和玛丽·诺埃尔都是20世纪著名的女诗人，她们的诗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法国妇女的诗歌成就。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被视为女权主义的“圣经”，波伏瓦在这部洋洋万言的著作中从存在主义的基本命题——“主